

一个班的中学学友在毕业五十年后出版纪念文集,这在我听来还是第一次。

这本纪念集名为《与子同袍——从北京“白屋”走出来的人们》。半个世纪前,一群少年自己动手,将一间密树绿荫下的教室刷成白色,称其为“白屋”。“白屋同窗”是北京四中1960届文科班的雅号,这也是四中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科班。这群少年情趣各异:喜爱哲学的、喜爱文学的、喜爱艺术的、喜爱喜剧电影的、喜爱音乐的、喜爱语言的、喜爱外交的,等等。五十年前,四中没有扼杀他们的兴趣爱好,尊重了他们的发展意愿,才使得他们能在后来各显风流。

前一时期,人们展开了一场关于高中是否应该文理分科的争论。争论双方事实上谁也没能说服对方,最终的行政裁决是另一回事。这里,“白屋同窗”也许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案例——并非简单评判分与不分孰是孰非,而是教育应当尊重学生的意愿。“白屋同窗”可以说是尊重学生自主发展的颇具价值的案例。

当年执教“白屋”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黄庆发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语文办公室,那是1990年代,当时我还是个青年教师。只见一位身上沾着粉笔末的老先生走进来,将书本重重地往桌上放,大声说道,现在这是怎么了?学语文要靠做题!成天做题能学好语文吗?黄先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他是一位个性鲜明、性情耿直的人。也许正是黄先生的影响,当年的“白屋”学子才敢于坚守自己的理想,敢于表达自己的意愿,敢于走自己的道路,使得“白屋”成为当时北京市惟一存活下来的文科班。独立精神和理性思考是四中文化的重要部分。黄先生于数年前去世,书中有一些怀念他的文章。一个普通老师能令几十年前的学生如此怀念,说明黄先生做人治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当下世人总喜欢用成功或不成功对教育进行评判,而成功的标志又往往被认为是财富、地位、荣誉、名气,等等。其实,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根本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就个体而言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直接原因。这群从“白屋”走出的人,从1960年到2010年,人生旅程跨越了人类历史的千年纪元,历经“四清”、“文革”等大大小小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又贯穿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在这波澜汹涌的社会发展旋涡中,个人的起伏又怎能在这几十年的少年时代料定?如果你不能了解这些曾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或许你就不能真正理解书中的一些思想与情感的表达。

■土地与生长

草原深处的『那达慕』

□兴安

“那达慕”是蒙古语,游戏娱乐的意思,它是蒙古人传统的大众性集会。我这次参加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伊敏乡举办的“那达慕”,虽然规模很小,但各种项目一个不落。那达慕一般不邀请外人参与,我算是惟一的外人了。所以,这是真正的草原深处的牧民自己的聚会。

中午时分,人们放下马鞭,换上崭新的民族服装或者时髦的现代服装,开着汽车,骑着马或者摩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片平坦的草地上,赛马、摔跤、射箭,还可以恋爱、相亲。人们在放牧劳动之余,尽情地放松心情。这是牧民的节日。

这里没有座椅,也没有主席台,人们席地而坐或者躺在草从里,嘴里嚼一片马莲叶,或者喝一口65度的“草原白”。在草原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聚会游乐的场所,只要你有酒和热情。

赛马是“那达慕”的重头戏。人们在翘首期待一场惊心动魄的演出。只见三个年轻的女骑手,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会场,她们的打扮和姿态非常酷,让我想起美国西部片里的女牛仔。她们的出现引起了男孩子的骚动。有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来到女骑手的马下,似乎是追求其中一个女孩,双方经过一番交流,女骑手不时发出一阵笑声,但丝毫没有下马就擒的意思。无奈之下小伙子只好悻悻离去。我真替小伙子着急,心想:你应该骑一头更高更大的马,那才够威风,本来骑摩托就矮了几分,再说牧人的恋爱可不是靠嘴皮子的功夫呢。

突然,大地一阵颤抖,远方灰尘滚滚。在一片欢呼声中,比赛的马队狂奔而来。跑在前面的是一匹漂亮的枣红马,缎面似的马背上没有马鞍,只有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小男孩。他挥鞭驱马的动作起初让我担心,后来却由衷赞叹。我知道,草原上的赛马是不分年龄的,也不需要马鞍,所需要的只是勇敢和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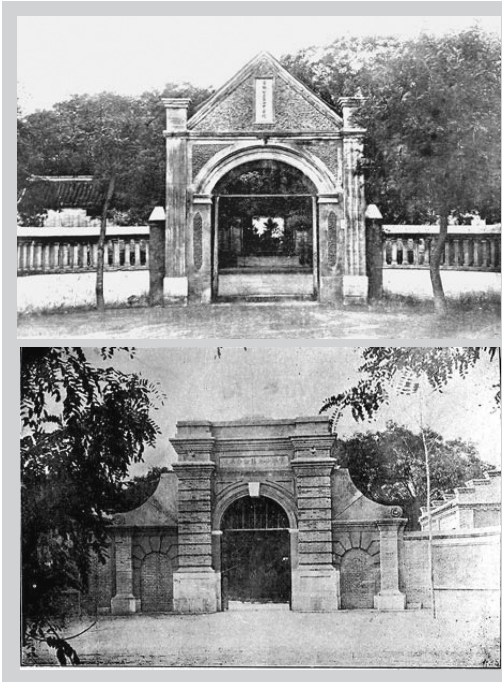
最终,这个名字叫西吉乐的10岁小男孩冲过了终点,获得了5000米赛马的冠军。我没有再见到这个小男孩,因为他被人用摩托车载着绕场一周游行庆贺。他的父亲举着冠军的名次木牌走到我的面前,骄傲得就像举着祖先成吉思汗的令牌一样。人们羡慕他的马,更羡慕他的儿子。在草原上,如果有一匹好马,再有一个出息的儿子,草原就真的属于他了。

下午,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车头已经拴了一匹马。在草原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拴马桩,哪怕你是吉普车。我没有找到马的主人,便把缰绳解开,让它也可以像主人一样放松放松,去吃最新鲜的牧草。

■我之见

一份历经五十年的答卷

□刘长铭



左上图为北京四中1915年建校门
左下图为北京四中1929年建校门
右图为1960年毕业前夕,“白屋同窗”学友留影于北京香山

然而教育又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也就是说,经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有可能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也相对较大。在这样一个三十几人的班级中,后来成长出了优秀的社会管理者、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多个领域中的学者和教授,这不能不说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必然效果。

我曾多次参加四中校友的聚会,其中包括“白屋同窗”的聚会,多次看到老校友们请回了当年的体育和音乐老师,唱起当年学生时代的歌曲,回忆一幕幕当年的故事情景。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怀旧,更是他们在走过几十年人生旅途之后,从一个回望的角度去感悟学生时代从学校和老师那里所获得的财富的价值。这些财富是什么呢?也许一位“白屋”人的话给出了答案:

……在我们灰色的教室东面,是我们的音乐教室。在那里,我们学会了许多歌曲,使我们幼小的灵魂一下子变得生动、鲜活了许多。这

些歌,后来我们在戈壁大漠中高声唱过,在汹涌急湍的大海前轻轻地哼过,在我们人生路上遭遇挫折或失意时,亦曾在心中默唱过……我们感激北京四中——她不仅在智力上启发教育了我们,亦在感情——情商上培育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在本质意义上具有完善情感人格和行为能力的人,此外,还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这段话我曾在许多会议发言中引用过,它引发了我对“学校应当是什么”,即学校教育价值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许多学校都将“一流”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四中亦如此。然而什么才是“一流学校”呢?我以为,学校首先是社会的一部分,学生时代首先是他或她人生的一段生活,作为人的生活,它应当具有丰富性、完整性、趣味性,应当使人在其中享受到快乐、浪漫、趣味、幸福……当然也应当有挫折、不幸、苦难,等等,并因此形成积极、坚定、进取、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获得本质意义上的“完善情

■艺文空间

高山流水有诗心——《半瞧已丑诗编》读感

□谢冕

字,在他的笔下个个活蹦乱跳,挥洒自如,写的是心情意趣,正如他说的:“玩物未丧志,寻诗也逍遥”(《闲坐打油》)。诗对于他,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安慰。《尘埃》似是自况,“虽小比山高,虽轻上云霄。漂泊天地间,一生求逍遥”。此诗沉郁凝重而境界高远。

“逍遥”一语,诗中多见,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若将它与《隐世》对比着读,其中的“油盐酱醋茶,俗味且入诗”,就可印证他的这种人世道的逍遥。他写的是诗境,也是心境。他把自由的人生态度,化为了翩翩飞翔的彩蝶:“天下三分醉,笑谈魏蜀吴”(《对酒当歌》),豪放之情溢于言表;“阳关三叠情,浊酒一壶醉”(《古琴酒话》),放达之中见深情;到了《俗子斋戒》的“采露洗心渍,慢煮忘魂汤。腥恶同根生,人鬼共皮囊”,对世间万象的洞彻渗透在禅机之中。

刘舰平的诗风潇洒清俊,谋篇谨严,而遣词精当。他写秋水乡风情,“鱼跃几点白,稻熟一片黄”;他写除夕夜景致,“隔窗听瑞雪,捧酒见月光”。前者色彩鲜丽,灿烂辉煌,后者窗外雪落有声,杯中月华如水,可谓炼字成金,声色绝佳。他才智过人,风姿绰约,深情缱绻。有时惜墨如金,有时则信马由缰,率性而

感人格和行为能力”。学校生活应当值得一个人一生去眷恋和回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应当是师生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也许正是由于受到四中校友们的影响,在今天北京四中的发展目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要使北京四中成为师生精神生活的家园和丰富人生的起点,让师生获得发展的机会,享受成长的愉悦,懂得责任与良知,持之以恒地发掘潜能,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

应当说,今天,这张答卷还没有答完。中学毕业仅仅是答卷的开始,在我看来只是刚刚填满姓名,至多刚刚做完试卷前面很少的几道题目,后面还有更多的题目是空白,等待作答。经历了半个世纪,“白屋同窗”们仍在努力解答试卷上的每一道人生试题。令我感动和钦佩的是,这些“白屋同窗”中的许多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履行着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并从这样的生活中获得幸福与满足。这是一种处世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情趣、一种精神的境界。培育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情趣和精神境界,正是学校教育应当完成的使命和追求的价值。

前不久,我与一位计算机专家聊天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很新颖、很有价值。我说,人们都羡慕计算机具有超强的记忆能力,但是在我看来,遗忘——当然是选择性遗忘,正是人脑优于电脑的地方,至少目前如此。遗忘是一种自动优化处理信息的手段——保留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丢掉不重要的、有害的信息。由于电脑没有这种能力,它无法自动筛选和剔除垃圾信息,因此它的运行速度会越来越慢,效率会越来越低。如果科学家能够使电脑选择性遗忘,其运行速度和效率必定会大大提高,这也许是计算机发展的一个方向,甚至是一场更高层次的智能化革命。其实,我们这部机器在生活中运行的时候,也会产生许许多多有害的垃圾信息。经历了大半生时光,经历了那么多的社会动荡和变迁,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必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也必定堆积了许多有害的垃圾。正是由于我们能够遗忘,我们才能不断丢掉那些无用的、有害的垃圾,使我们的内心保持着洁净,使我们的精神世界不被污染,使我们不至于背上过重的包袱,使我们在随后的人生旅途中能够轻装前进,享受幸福。事实上,遗忘使我们具有了电脑不曾具有的积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这是比财富、地位、荣誉、名气等更重要的幸福的源泉。

最后,我要祝愿每一位从“白屋”中走出的人以及每一位曾经在北京四中这座精神家园中生活过的人们幸福!

(作者系北京四中校长、全国政协常委)

往。举《望月》为例,古来此题车载斗量,多有传世名篇在前,而他却是另辟蹊径,艳夺众芳:“月在彩云中,云在夜空中,夜在泪光中,泪在酒杯中,酒在离愁中,愁在醉梦中,梦在游魂中,魂在月桂中——”而结句却是出人意料——

桂花为我羞/我为嫦娥羞

这首《望月》,可谓“目无章法”,全然率性而为,却偏偏造出了一首奇诗!至于他的另一种诗体,即我认为的七言绝句,他也写有专集,名曰“补卷”或“拾遗”(《高山流水》录七言绝句34首于卷末,冠名《补卷:拾遗残笺》。从命名看,作者对此似乎有点“偏心”,重视的程度不若他钟情的“五言十行诗”。而我却十分看重这些诗,也同意的评家所言:“有些诗是标准的近体”,“说是绝句恐怕无可挑剔”,“说明他原可以作一手典雅的近体,只是不愿走这条路”(陈善璠:《半瞧的诗》)。

我看被列入“补卷”中的一些诗,其中的佳者毫不逊色于“正卷”,举例说,“雾霁霞时西山美,云骑竹马天最蓝”(《真趣》);“妙笔横出画框外,伸手一摸是杏枝”(《观画》);“柳枝牵来一弯月,又送唐诗人梦中”(《折柳》),等等。最精彩的是《春风急》:

满树胭脂待出嫁/春风心急掀篱芭/杨柳又添千条绿/不该乱乱乱桃花

这里的“性急”,已让人惊喜,至于杨柳的“千条错”,竟是神来之笔,错换一个词义而境界全新,至于桃花的“乘乱”之“犯”,更令人忍俊不禁。通常认为七言绝句的长处是清俊、隽永、圆润,这些长处他都不缺,如今再加上谐趣,竟是一个超越了。“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新俊逸他全占了,能不为半瞧先生贺吗?

柿子红了

□丁海涛(甘肃省吴忠中学高三3班)

夜寒的那天,树叶又开始摇了,北风吹得猛了些,黄叶便偷偷地肆意了。篱笆围着的小院,覆着一层落叶,院中种满了柿子,透过矮矮的藤架,柿子红了。阳光不是很强烈,轻盈盈的气雾从藤架中升起,悠悠上升,向着苍穹。

我已经几度没有亲眼看到柿子红了,最后一次已是很多年前。那柿子是我自己亲手种的,是在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种下的。现在回想起来,竟觉得那时的自己也挺可爱的,特别是刚刚将幼苗栽下去的时候,每天总是兴冲冲的,像做了什么好事似的从家中疯“逃”出来。从篱笆的缝隙挤进去,趴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发黄的柿子苗,给它天真地讲着故事,抚摸它,好像这样才能给予它生存的力量。更破天荒地用稻草围住它的枝体,尽管阳光足以让一切燃烧。就这样,活活地把那棵幼苗折腾死了。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挺难过的,晚上回去的时候,竟带回了满身的泥土和两行泪痕,母亲误以为我又在外面和别的小孩打架了,便狠狠地教训了我一

顿。到后来,院中的幼苗被我“欺凌”得差不多的时候,小脑瓜里才冒出来一句“我为什么不给它浇水呢”?

那一年,柿子少得可怜,只有可数的几株结了果。我没敢告诉母亲其他的幼苗是我弄死的。那年的秋天我变得腼腆了,出奇的是,在那个秋天我没有偷尝过柿子,就连母亲给我的我也没舍得吃,悄悄把它藏在床底下,每天拿出来玩弄一番。好景不长,柿子腐烂了,为此我倒是伤心了一阵。现在想起那红得如火、泛着清香的柿子还挺后悔的。

而后,我忙了起来,很少会注意这些,自然这事也随着时间黯淡了。如今,远离了家,离开了我的亲人,独自在偌大的城市中求学,我变得恋家了,一些旧事便乘机溜了出来,我摸索着,回味着尽可能多的家的气息,努力搜寻着一丝快乐与天真。

柿子又红了,不过是在别家的院落。静静地立在篱笆外,傻傻地盯着藤架里泛出的那点点红色,心头竟泛起一阵清香!

■作家记录

词汇常常是一个时代风气的象征。近一个时期,报刊上突然多了“尊严”一词,许多声音都在讲:要让人活得有尊严。这标志着时代的进步与人们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

“尊严”可以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由享受尊严的主体所持有的生活姿态,叫“自尊”。二是由社会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待遇和地位,叫“尊重”。

许多年前,我遇到过两件事,都发生在家乡陕西。

一次是夏夜,“火炉子”西安的气温热不可耐,住在旅馆迟迟不能入睡,直到子夜,才昏昏沉沉入梦。可是,突然有强烈的灯光将我刺醒,我揉了揉半天酸涩的眼睛,才看见明灯下四个高高大大的汉子,分两排站在我的床铺两边。我一时弄不清他们是何许人,站在这里干什么;只本能地觉得自己赤条条一丝不挂躺在床板上太不雅,想拉一件衣物盖住自己的下身。一位男子十分严肃地摆摆手,示意我别动。我只好重新躺下仰望,等他们发落。

几位发落了,原来是这一片派出所的干警,以及旅馆的保卫干部,他们在查夜。他们要我出示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一切证件。

我听明白了。原来我房间锁着的门,是他们打开的;那些刺眼的灯也是他们拉亮的。那一刻,我屈辱和愤怒到了极点;但我知道,我无法抗争,他们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检查每个可疑分子是他们的权力。我只好忍气吞声,把证件拿给他们。他们一派一丝不苟的样子,审视了那些证件后还给我,连一句道歉话也没说,扬长而去;查另一间房去了。

我再也没有睡意了,直到天明。我仔细想着自己那一刻的“丑态”,像是一具躺在手术台上等待解剖的尸体,更像放在案板上等待刀斧切割的肉块。他们把你当人吗?说是在查证件,为什么不打个招呼让我穿好衣服,开了门接受检查?想着想着,我的身体发抖,头上不断冒汗,书本上学过的许多关于“尊严”的词汇,一起都燃烧起来,像要爆炸。那一刻我真愿意自己和那座旅馆都烧成灰烬。谁能忍受羞辱如我?

想不到此事过了几年后,在我的故乡咸阳,又重演了一次。

这回是应一家单位邀请,我和夫人一同到了咸阳。我不断向夫人夸说着家乡多美,人多善良、淳朴等等。岂知在宾馆睡到半夜,突然又有查夜的保卫干部,开了房门冲进来,要我们出示身份证件。那尴尬是难以言说的,我把证件扔给他们,要他们走。我下决心要报复他们一下。因为,我的同学正在这个城市里当一把手。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去“告状”。市里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派人来处理。这时,我看见那些保卫人员像狗一样可怜,声声说:“对不起!”要请我们夫妇吃饭云云。我心想,滚蛋吧,你们这些从来不懂得尊重人的家伙,谁吃你的饭。

这是我的两次在家乡走“麦城”的遭遇。我想,好歹自己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怎么会在自己家门前面颜尽失?

信仰权力的人,既不懂“自尊”,也不会尊重别人。他们把折磨别人、羞耻别人当成享受权力的快乐。他们是权力与金钱的奴隶,只给权力与金钱以尊严。在许多有权力的人的眼里,普通人根本没有享受尊严的权利。

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应该是每个人享受尊严的基础;没有公平与公正,就谈不上有尊严的生活。

日前,和几位著名的评论家、编辑在一起聊天。他们的工龄几乎可与共和国等长,他们的声誉如日中天。他们的形象,却多是形容枯槁,很像晚年的鲁迅,或行吟泽畔的屈原。表面上,他们是文坛上的“熊猫”,是青年人口中的“大师”。可是,你不能问他们的工资待遇,也许因为退休得早,工资只略高于一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时看他们参加各类文学研讨会,会前要读长达数十万字的书稿,会上要读长长的大稿,常常口干舌燥,润笔之费,不过屈屈几百元。当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贡献被漠视、被贬低,无异于尊严被践踏、被羞辱。尊严,尊严,敢问他们的尊严安在?在他们年轻力壮之时,常常是大篇文章,累累著作,那时稿费极低,近乎无;如今,年迈力衰,工资低微,可以挣钱的文章已无力气去写。看到他们,总有一种斯文扫地之感。想到那些说唱艺人们每出场几分钟,身价数以十万计。同为文艺工作者,可谓霄壤之别了。社会公平与公正又在哪里呢?

有一次,在作家协会参加了半天咨询工作。结束时,组织者给每人发50元钱,说了句:“真不好意思,只有这点钱!”我说:“是我们不好意思,连这点钱都要!”

我们每天都在呼喊尊严,又每天都在丧失尊严。

尊严,我很羞愧地写下这个词!

□雷抒雁

也说『尊严』

牧趣图(国画)

鲁光作

·第124期·

刊头题字: 臧克家

原上草